



文錄
一之三書

^ 16
3061
5



隆慶中謝廷傑刊本每葉九行行十九字四周雙邊白口縱寸分橫寸分見在無窮會神智文庫其本韓裝

門 16
號 3061
卷 5

早稻田 大學 雙
昭 35.10.17 燮
和 藏 書

陽明先生正錄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



錄一書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
為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
眾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
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
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

勑
下旨進要

全書卷之四

一書



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聞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

段

為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啟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悒。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眾皆非笑。以為迂腐。成之不為

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眾非笑，然尙未知成之之
 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
 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
 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
 之見乎？愛莫為助，近為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
 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己，
 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
 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
 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

助天

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
 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
 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年譜系之於庚午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
 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
 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
 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
 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

段

蕭本載 二千甲 三千甲

要理

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

却

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書汪汝成格物要理
參看
卷五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為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為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

情曰

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

塔

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閒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

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母母天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前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為然。不幸遂志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翁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為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

得仕

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歎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宏毅之說極是但云即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

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為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宏毅不宏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宏毅矣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宏毅之說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宏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宏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為宏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

窮

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書一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為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為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為仁矣。然勇為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為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與日仁成雁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眾。且堅復不果。時與日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日仁憑限過甚。乃

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傍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歎。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

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志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率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

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畧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況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旣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

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元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册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要理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
 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
 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真
 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宏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
 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
 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
 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
 有愬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

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
 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
 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
 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閒復有相知自
 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
 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閒。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
 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
 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
 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

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時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蓋
 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憫嘆自謂吾黨數人縱使
 散處敵國仇家仇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
 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已自非履涉親切切應未識斯言
 味永而意懇也懇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
 人須就咽喉上著刀著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
 自然篤實光輝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
 本立矣矣若就標末粧綴粧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

悵

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
 知陷於狼戾險嫉狼亦誠可哀也已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
 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埋
 埋已久已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
 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
 處耳耳原忠數聚論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
 同殊慰殊慰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
 計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楮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愧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愧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吾人尙棲棲未即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
 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
 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
 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
 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
 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為
 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
 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

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
 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
 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
 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
 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
 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
 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
 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

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富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為是矣。夫既自以為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

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
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
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啟發。而因獻
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
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
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
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
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
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

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
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
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尙徃於後世之訓詁。
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
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
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
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
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
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

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

博矣

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為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往復。

純末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見與日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

排次依數字
要理四

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為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王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

寄希淵

壬申

要理四

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歎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犇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為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瑩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

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卽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

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媾。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餽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尙。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尙。自不宜出。不然卻恐

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糜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為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即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

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為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間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

切

其為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為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見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

友匆匆別來所欲為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歎雅意誠切快快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為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為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

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輔如毛氏。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黷。然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

要理四

此闇然終能不忘乃為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贛即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暇故音問缺然雖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暫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為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懷無益於事徒使為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為今日諸君喜為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

寄書云州丁丑

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 甲戌

書王天宇卷八

書來見平日為學用功之概深用喜慰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況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為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歎愛莫為助聊就來論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

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字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尙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集要理

二 甲戌天曆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為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

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後要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

空闕

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為偽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為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

北走胡北幾希矣吳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為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為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為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己。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為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

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

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爾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

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啟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集要理三

與陸元靜

丙子書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畧具草稿。

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為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畧。則固平日已為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為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

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
 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
 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漑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
 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
 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
 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乃

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
 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
 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
 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
 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
 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
 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
 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
 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

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 丁丑

許台仲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為諸友今日喜。為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腳。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日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尙誠 謙

丁丑

年譜戊寅正月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

按字薛尙誠二廿四丁
此書當在戊寅

一詩宜作二詩卷廿
廿六丁

全書卷之四
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解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

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卻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

全書卷之四 文錄一書
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卽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尙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

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
 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
 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
 第一義上着力真一真真一切真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
 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眾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
 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
 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
 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
 中乘涼如何

真切下空闕一字

二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
 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
 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
 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
 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
 去始能有見料想憶度未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
 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
 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

更遲遲旬日與之翦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
 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
 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
 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
 君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
 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
 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

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
 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撤兵
 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
 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
 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
 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
 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為心
 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
 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

櫪

要理四

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

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

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為。至於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為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己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

聊籍

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為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己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
功之詳得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
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
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
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
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
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
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
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
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錄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
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
諸說兄時未以為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
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
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窶人也雖獲夜
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為妄為偽今金璧入於猗
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美亦免於遺璧之
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
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

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為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甚。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燦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蹙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

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已卯

要理四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熟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為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

瘡証天

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證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為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庚辰

與顧惟賢庚辰

全書卷之四
文錄一書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況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己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

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啟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為知己。憂惓惓。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為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傳言錄中)

陽明先生正錄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終

無下二行

王文成公全集卷之五

陽明先生正錄

書二

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與鄒謙之二書不載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

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眾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畧加點掇無不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為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

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勅敕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

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為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同。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

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

明白淺易其詞畧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為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問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要理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
 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
 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
 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
 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業僕罔所
 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
 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
 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
 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
 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
 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
 故能無祇悔祇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已靜其
 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
 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
 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
 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
 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
 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

祇

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為。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

全書卷之五 文錄二書 七
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子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答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

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

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為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為罪也。

近與甘泉書。四丁

二 癸未

此學蔡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啟嗷嗷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涓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為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

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為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

段

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瞽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為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

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
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
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
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
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
客氣為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
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為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

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
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
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
反以我為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
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
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
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

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為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為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為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集要理三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

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
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
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
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
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
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
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
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
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

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閩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資，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為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

目要

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

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

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嘗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尙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

全書卷之五 文金二書 古
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
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
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
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
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
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
經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
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
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

一及。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
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
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
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
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
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為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

三 甲申 (信曾錄也)
四 甲申 (三十一三四)
集要理

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

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正恐懼^天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憶。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

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
 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
 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
 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灑落
 之功。岐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
 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
 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
 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
 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

水百天

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
 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
 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
 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斲人
 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瑩未
 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

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訃。方爾痛心。而復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子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

直接

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
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
為聖人之志。勿為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近。
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
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
未申。自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為己。成己成物。雖本一

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
本逐末。明道尙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
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
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為說。亦
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
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
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
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

華州本載左志書
與黃宗賢 癸未
二 癸未 (五廿八)
寄薛尚謙 癸未
二 乙酉 (五廿八)
答周道通 甲申
答方思道 癸未
答王禮 卷中 甲申

定也下有五十六字
承相念之厚不敢
憂病中言無倫次

佳美

辜天

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為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
榦反為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
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為定也。

二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
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
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
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
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諦誤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
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
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
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
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無他順帝。此
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
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
也。竊又以為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為明。誠之者
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為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

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為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所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所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

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所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所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減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已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卽是致良知良知卽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著但不宜便有所執著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看來大段不錯不

段

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

既天

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

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為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為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

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如孔子

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三乙酉(廿五) 頁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尙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旣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強剛篤實。

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向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

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迷焉依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

蕭本有在三百(呂抄)
二乙酉
三乙酉
答顧東橋書乙酉
(三,三)

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聞及之。

答董涇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況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為手足之情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

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為得也。

只此自以為得也。恐亦不宜。

如得自以為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

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醫。一

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

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

得也。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

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卧兩月餘。變成痰咳。今

雖稍平。然咳尙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

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

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為聖人之志。近與尙謙子莘誠

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

一論如何。間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

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卻恐疑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

致又知

十八下

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會論及否。論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益亦未見其止之歎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髮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為誰氏。便中寄知之。

陽明先生正錄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五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陽明先生正錄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六

文錄三書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

戊天

要理

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閒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況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尤不欲盡言

二 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為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閒如四代位次及耐祭之類固區

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者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已者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準者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為此非以議禮為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為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外者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補者至於射禮似宜別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

卻

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煅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耐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

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旣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

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未要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益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僭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謂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為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

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嗣。則族眾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

朱注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
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
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
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
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
迴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
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
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
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

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
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
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
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
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
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
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
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
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

淳天

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
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
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
謙之亦以為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
道為己任。其為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
以嘅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
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

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願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
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為不可及也。欣歎欣歎。學絕道喪
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
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
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
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甯有二
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硃硃美玉。然有眩惑終
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

無閒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

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為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聞不惜欸欸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功夫。以為尙隔一塵。為世情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天喻以為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

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足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

全書卷之六 文錄三書 九
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

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

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書 丙戌

集要理三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

個 卻

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

卻

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卻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

全書卷之六 文錄三書 三
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

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
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
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歎計歸程
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
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
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
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

聖人為憂憂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
閒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
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歎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
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
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
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
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
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

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

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

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啟。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歎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

矣。彼奸妬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墳篋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眾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薑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為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為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為然。學

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為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為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欸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為未能不惑子

款要

夏之啟，予為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為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為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

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為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為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為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啟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為病。今既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

全書卷之六
文錄三書
七

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為教可也。謂脩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記因病未能著筆著俟後便為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

大前本下有五卅六字
王汝正久候不至得渠家
事稍間即須速之來此問
亦有一二事欲與商量
不可更遲遲也

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閒斷非是提醒之
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
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
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
良不為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
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
為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為口給但在

○前本載信書錄中○所收書

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為不能無愧
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
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為學乎南元善曾
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
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
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其明此學於天下耳
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

○前本下有文(另抄)
○前本下有五四書
三 丁亥(另抄)
四 丁亥(另抄)
答耳靜文蔚(丙戌(五))
二 戊子(六三)

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啟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為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啟曠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論，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為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

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

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彩莫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干葉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去中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為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為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為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絲而無弊。是其為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為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為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

樹

蕭本載與鄭啓範
侍御丁亥(廿八)
要理

面會而一罄投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
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
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
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
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
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
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

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
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
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
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
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
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為學之方乎惟
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
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
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

別

鄙錄蓋南文善所刻者

○另抄

墨理

與黃宗賢

丁亥

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

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

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

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

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

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

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

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

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

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

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

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陵軋得

人為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

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

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

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

昧委 魍魎

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
 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
 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
 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
 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痾
 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
 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
 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
 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

痊

段

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
 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
 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
 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
 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
 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

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
 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卻如
 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
 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
 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
 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
 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饗暮不糴則
 無以為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
 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

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
 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
 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為浣慰人
 還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為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
 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怍何既此道之在人心
 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
 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

蕭本不載此書而載
 答伍汝真、金汝忠
 丁亥(呂抄)

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
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
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

濬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尙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
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
抵梧後。卽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
略暇時。可閒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
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

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
知己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
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
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
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
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
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
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

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尙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

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

。答何廷仁戊子

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其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為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

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宬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葉也下有左廿三字
汝佩良輔蘇松之
行如何胡惟一今當
在舍弟處設帳如
何

遂天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敘會
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
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
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
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
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
近否或彼自勉強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
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
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

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
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
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
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
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翦
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
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

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
 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
 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
 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
 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
 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
 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

載寄安福諸同志之信

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
 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
 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
 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
 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
 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為北上之圖伏枕潦
 草九月十六日

陽明先生正錄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六終

無此一行

摠

